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轉勸家主 象蓋憤激毆匪人

且說譚紹聞回至家中，鄧祥、蔡湘、雙慶已各分門路去趕那老道。德喜病癒，也向曹門追尋。那裡有個人影兒。惟有鄧祥出的南門，得了一個老者擔著箱子的信息，邁開大步，加力追趕。趕了二三十里，望著就在前邊不遠，果似一個老者。飛也似趕上。擔箱子的，乃是一個自省發貨搖小鼓子的，那擔簍子的，乃是一個賣柿子的。鄧祥好不悵然，只得鬆了回來。那紹聞家中，恰似失了盜一般。但失盜之家，這個看越牆的蹤跡，那個看扭鎖的影響，這個說狗縮如蠅不中用，那個說人睡如死不會醒，還有話可說。這被丹客拐的，並無話柄可執。

紹聞聽了各路回來的話，惟有鄧祥前半截略有可聽，說到後半截乃是扯淡。又聽得人人埋怨，好不掃興。欲待向巫氏房中一睡，還有銀奶剪臍之事，只得上的樓來，把錢樣子放在冰梅梳匣之內，向冰梅牀上，蒙頭而睡。

冰梅上樓，來問茶水，紹聞答道：「不吃。」冰梅卻早見梳匣內放了一枝錢樹，取來向明處一看，甚為可疑：錢兒甚新，且聯在一處，從來不曾見過。那道士會燒銀子，或者又會鑄錢，必是一件犯法的東西，好待醒時再問來歷。這紹聞睡了一覺醒了，就在樓上胡亂吃些點心，又與興官同睡。挨至黃昏，冰梅伏侍奶奶安歇已畢。點上燈來，陪著小心，到紹聞跟前加意款曲。紹聞被這柔情溫潤，漸漸有了喜色。冰梅方才問道：「這五個錢怎的成了一樹，也是那道士撒下的？」紹聞道：「不是。」因提起早晨在城隍廟，夏鼎叫到他家，商量鑄錢的話：「這是他給我的錢樣子，叫我酌奪行的行不的。」冰梅細聲道：「只怕行不的。」紹聞道：「犯法的事，我心裡也想著行不的。」這冰梅見有話可入，急忙將牀上被褥抖擻乾淨，替紹聞脫去鞋襪，著令坐在牀上，蓋上半截被兒。雙手攔住紹聞右手，笑道：「我想與大叔說句話兒。」紹聞不覺神安心怡，笑道：「只管說。」冰梅道：「我是咱家一個婢女，蒙大叔抬舉，成了咱家一個人。這個興官兒，也還像個好孩子。前邊孔大孀子待我好，沒有像張大爺家，弄的出乖露醜。我雖說是大叔二房，卻也年紀相當。一個窮人家閨女，賣成了丫頭，還得這個地位；生的孩子，將來還有盼頭，我背地常說，這就是我的福。只是大叔一向事體，多半是沒主意，吃虧夏鼎們百生法兒，叫大叔不得不上他的船。這也怨不的大叔。我一向也想勸動大叔，只因身分微賤，言語淺薄，不敢在大叔面前胡說。不過只是伺候大叔歡喜，便是我的事。倘若說的一遭不聽，再一遭一發不敢張嘴。大叔你說是也不是？」紹聞也不覺把左手伸過來，四隻手擱做一團，說道：「我一向所做的事，也知不合你的心。你從來不唐突我一句，你心裡受屈，俱是我的沒成色。」冰梅道：「大叔休這樣說，我一個女人家曉的什麼？況且我原該如此做。這也不是我能通曉此理，俱是前邊孀子臨不在時，囑咐我的話。」紹聞附耳道：「可惜了，這個賢慧人。你這個孀子，人材也略讓些，心裡光景，便差位多著哩。」此時紹聞、冰梅早已兩體相偎。冰梅見紹聞這個親愛，料得自己話兒，有受無拒，便笑嘻嘻道：「這鑄錢的事，我心裡竟想著勸大叔哩。」紹聞道：「犯法的事，我心裡早拿定主意，是不敢做的。」冰梅道：「既然不敢，為何拿他這錢樣子？只有一點兒沾泥帶水，那夏鼎便會生米做成熟飯。」紹聞道：「鑄錢的事，我萬萬不做，你不用在心。只是目下負欠太多，索討填門。濟寧這宗銀子，又被人拐了。盛大哥還欠咱一百二十兩，他又不在家。」

這當下該怎的一個處法？」冰梅道：「我雖什麼也不曉，卻也為日子不行，心中胡盤算下三四條兒。說與大叔，看使的使不的。」紹聞道：「你說。」冰梅道：「第一件是叫王中進來。王中是個正經人，有了他早沒燒丹的事，何況鑄錢？他這個人，能杜百樣邪病。即令奶奶不喜歡他，咱大家周旋；大孀子不容他，我慢慢哩勸。只叫趙大兒用心抱著新生小相公，這事就八分可行。」紹聞道：「第二件呢？」冰梅道：「第二件，把這一干人，開發了，叫他們各尋投奔。當日咱行時節，個個下力做活，還個個小心；如今咱不行時節，個個閒著，卻又個個會強嘴。況且咱家也養活不了。自古雲，添糧不如減口。他們又不願跟咱，不如善善的各給他們幾句好話，打發他們出去。與其水盡鵝飛，不如留些水兒，叫他們先飛罷。」紹聞道：「第三件呢？」冰梅道：「第三件，把前院截斷，揀欠哩多的客戶，租與他，每年以房租扣賬。咱並不要這前院子惹閒事。」紹聞道：「第四件呢？」冰梅笑道：「第四件，如今『先生』分娩了，得大叔教學。這興官，不是因我生的我誇他，大叔也見這孩子是個上材。舅爺前日讓的，句句都是正經道理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俱好。只是日子當下難行。」冰梅道：「只要王中進來，諸事便行。王中不進來，諸事要犯著大叔打算。如今咱家過活，頭一件是千萬休少了奶奶的腥葷。夏天只要涼快地方。」

冬天爐中炭火，牀上棉褥。剩下的人，粗茶淡飯都可行的。只要大叔叫興官唸書，即如做豆腐賣，生豆芽賣，我也情願在廚下勞苦。」紹聞笑道：「誰去賣哩？」冰梅道：「王中可以賣的。若是鄧祥、蔡湘，俱不肯賣。至於雙慶、德喜，那一發不相干。」紹聞歎道：「將來我弄的有幾天豆腐、豆芽子賣哩！燈油已盡，咱睡罷。明日再商量。」

於是解衣就寢，那樓榭樓架的雞兒，早已高唱起來。

卻說次日早飯後，已有幾個索討的，紹聞無以為償。那催賬的奚落，只得受了幾句。

又過了一天，卻早夏鼎在門前推敲。雙慶開門，夏鼎帶了一個小爐匠，挑著擔子進來。雙慶道：「這是做甚的？」夏鼎道：「你家大叔要做幾件銅器傢伙，托我代尋的匠人。你向後邊說去。」雙慶到東樓前說：「前邊有客。」紹聞在樓窗裡伸出頭來，向下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雙慶道：「不過是隍廟後，還有誰哩。還跟了一個小爐匠。」冰梅扯住紹聞道：「你就說你沒在家，叫雙慶開發了他罷。」紹聞向雙慶道：「你就說我沒在家。」那知樓高聲遠，已透到夏鼎耳朵裡。雙慶出來到客廳，方欲開言，夏鼎道：「樓上叫你說他沒在家，是也不是？」雙慶道：「好耳朵！」夏鼎道：「也不是我耳朵尖，是你大叔天生貴人，聲音洪亮。快出來罷，你就說立等著說話。你家也沒有可拐的東西了，怕什麼？」雙慶回來說：「他不走，一定要見大叔哩。」冰梅在樓上說：「真正沒在家，你回復不了？」這夏鼎早在東角門口嚷道：「出來罷，不必推三阻四的。」巫氏聽見，叫老樊對說：「小孩子日子淺，不用惹生人喊叫，你出去答應他，你就在前邊說話罷。」紹聞只得下樓，來到廳上。夏鼎道：「你前日把兩個破軍星圈在家裡，惟恐人知。今日正經增福財神到了，你却又推故不出來。你今日沒一個錢，你會怕。等盛大哥回來，還了你銀子，到那時你再怕，怕的也有個道理。你跟我上賬房來。」

到了賬房，銅匠正在那裡端相牆垣高低，門戶曲折。見了紹聞，為了個禮兒。夏鼎道：「此人姓何，名叫許人。你要什麼銅器，碗、盞、碟、匙，都會做的奇巧。」紹聞道：「舊的已壞，新的又做不起。」銅匠道：「舊的用不得，正好銷毀。放著沒用，毀了卻有用。我渴了，取盞茶吃。」紹聞即叫雙慶取茶。銅匠見無人在前，說道：「此處可挖爐，這邊可以開洞。鎖住前門，正好動手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話我俱明白。但我聽說銅煙厲害，不能遮藏。兼且銅臭薰人，恐四鄰不依鬧出事來。」

我萬萬不敢。」夏鼎道：「銅臭是至香的，四鄰都占光彩，倒不好麼？何老哥，你把新錢取出，叫譚賢弟看看。」何銅匠果然取出二百錢來，紹聞看見輪廓完好，字畫分明，心裡又有些動火。銅匠道：「相公不必害怕。我不過占住這所房院，出鎖入鎖，每日在街上趕集做生意。到晚回來，你有銅，我便與你鑄，算我的房租。每夜不過做百十文，又不開大爐，怕甚的。」

夏鼎道：「還有一處大鄉宦宅子，此時主人不在家。等回來時，只用俺二位舉薦，大大做一番：辦銅的辦銅，買鉛的買鉛，販錢的販錢，那時才大發財源哩。如今不過小敲打兒，夠譚賢弟每天買青菜就罷。」

紹聞本是一個心嫩面軟的性情，況且利令智昏，人情難免，心中便覺前夜與冰梅所說的那話，有些過火。又想盛公子回來，此事有八九分必做，他的門頭兒大，宅院深邃，滿相公又諸事通融乖滑。此時若打斷了，盛宅大做的事，便難接緒推許。胸中一轉，不覺說入港來。

卻說冰梅怕有鑄錢之事，見雙慶回來，便問：「你忙什麼？」雙慶道：「前邊要茶哩。」冰梅道：「你且往前邊聽聽，是說什麼。我叫老樊與你送茶。」雙慶即到賬房窗外聽的明白，回言隍廟後是說鑄錢的話。冰梅心中害怕，卻也無之奈何。

方欲叫雙慶請大叔回來說話，恰好王象蓋提了兩個罐兒，送來醃的鹹菜，又一籃柿子。冰梅有了主意。王象蓋到堂樓，把菜交與王氏，說：「這菜園的茄子，俺家用醋酸了一罐子。這是一罐子醬黃瓜。送與奶奶下飯。」王氏道：「叫你家費心。小女兒長的高了？」王象蓋道：「也會改畦薺草。大叔哩？」王氏道：「前邊有客。」王象蓋道：「興相公哩？」王氏道：「在東樓上唸書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好，好。我還與興相公澆了一籃柿子哩。」遂走到東樓門，聽見興官果然在樓上唸書，喜之不勝，叫道：「興相公歇歇罷，下樓來吃澆柿。」冰梅計上心頭，拉著興官來接柿子。近到王象蓋身邊，悄悄一句道：

「前賬房要鑄錢。」興官已接柿子在手，冰梅亦拉的上樓去了。這王象蓋聽這一句話，打了一個冷顫。心中想：「這該如何處的？」卻見雙慶提著茶，說：「王叔好呀！」王象蓋道：「前邊是何處客？」雙慶道：「隍廟後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隍廟後是誰？」雙慶道：「瘟神廟邪街。」王象蓋方知是夏鼎。王象蓋拉住雙慶道：「他又做什麼哩？」雙慶道：「我不說，你去看何妨。」王象蓋道：「還有什麼人？」雙慶道：「還有一個銅匠。」王象蓋已知冰姐之言不虛，即隨雙慶上賬房來。進門向紹聞道：「大叔好。」夏鼎早嚇了一跳。王象蓋看見有幾根炭，一堆青灰，又有兩三個鍋子。卻不知那是前日燒丹灶上灰，只說見了當下的錢爐。又見桌上有二百錢。取錢在手一看，不大不小，真是一個模出的，且又新的出色。走到夏鼎面前，一手揪住孝衣，劈面就連錢帶拳打去。夏鼎往後一躲，這拳已到鼻子上，早已雙孔滴血。何銅匠急忙拉住手。若不然，再一拳時，便不得了。王象蓋罵道：「好賊子，真正忘八爺的，把俺家的家業送了，還要送俺家性命麼？我今日就與你把命兌了罷。」紹聞道：「王中，你瘋了！怎撒起野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大相公呀！我打死這個忘八爺的，坐監坐牢，我情願與他償命。我不打死他，他要叫大相公坐監坐牢哩。這私鑄制錢，是何罪名！不如我打死他，除了目前之害，報了往日之仇。我這個命算什麼，死了全不後悔。」舉手又打將起來。夏鼎道：「王中爺！我走了就是了，再也不來你家何如？」王象蓋道：「你這忘八爺的，如何能走。只以出首到官，先把您兩個忘八爺的下到牢裡，再說割頭的話。」那何銅匠聽說出「出首到官」

四個字，早已提過箱爐，插上扁擔，一溜煙兒跑了。紹聞架住手，說道：「你說出首，豈不難為了我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我叫代書寫上大相公狀子，我是抱呈家人，原就是大相公出首，告這狗禽的。」拉住夏鼎往門外撈。夏鼎見銅匠走了，便道：「你說出首，有何憑據？」王象蓋道：「這二百錢就是剛幫硬證。」夏鼎道：「這是我每年積攢的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你還強口！你說是每年積攢的，如何這樣新，這樣澀？咱們只宜當官去說。」

你不跟我去，我就喊起鄉約地保來。」夏鼎急了，說道：「王中爺，你就饒了我這忘八爺的罷，我再也不敢如此了。」紹聞氣道：「王中，王中，足夠我聽了。雙慶，你還不把這瘋子拉回去？」雙慶用力拉住，說：「王叔走罷。」王中兀自不放。紹聞掰開手，雙慶拉開。出的賬房門，還罵道：「這個活埋人看送殯的東西！我再遇見他，只以刀子擡死他完局。」

雙慶拉住王象蓋去了，紹聞作揖就跪，說道：「算我得罪，只磕頭罷。」於是陪禮。夏鼎也跪下，把頭點了幾點，說：「我有啥說哩，罷了，罷了。只拿水來洗洗我的鼻子，我走就是。」紹聞叫雙慶拿來盆水，夏鼎洗了，說：「賢弟，你看我這孝衣上血點子，這如何街上走？有人問我，我該說被譚府上盛價打的？我這烏龜臉，不值三個錢，可惜賢弟家法何在？」

雙慶道：「你脫下來，我與你老人家用水捏一捏，不過洗淨了罷。」夏鼎道：「胸前帶著樣子極好，這才叫做為朋友的心血不味。」雙慶忍不住笑了。這夏鼎見雙慶笑，自己忍不住嗤的一聲也笑了。紹聞也笑了，說：「雙慶快換水來，作速洗洗罷。」夏鼎道：「這現成的水，不用換。」紹聞道：「快脫下來。」夏鼎果然脫了孝衣，遞與雙慶。雙慶接過來，只是不洗。

夏鼎道：「你不洗，我自己捏捏罷。」雙慶道：「洗了不好。」

紹聞道：「怎的不好？」雙慶道：「夏奶奶才不在了，這只算夏叔哭的血淚，留著一表孝心。」紹聞吆喝道：「通成了沒規矩。」

要知雙慶敢於如此嘲笑者，一來夏鼎人品可賤；二來見王象蓋打了客，也沒甚的意思；三來是自己想出籠，也就不怕主人煩惱。

不言夏鼎洗了臉上的血，捏了衣上痕，自己鬆鬆的去訖。

且說王象蓋到後院，王氏問道：「前院吵嚷什麼？你臉上怎的白哩沒一點血色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夏鼎在前院鑄私錢，這是大犯王法的事兒。我真真恨極了，把他打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遭遭如此硬性。他在咱家，有不好處，也有好處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他在咱家，全是不好處，半釐好處並沒有。我知曉，奶奶不知曉。大相公也極知曉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為甚的前四五天不來，若早來時，把那道士打一頓，省的他拐咱二百三四十兩銀子。」

王象蓋道：「這話我不懂的。」王氏道：「大相公請了兩位道士，說是看陽宅哩。不知怎的就燒起銀子來，說一兩可燒十兩，十兩可燒百兩。到了黑夜間，撇下道衣道帽，把銀子拐的走了。」

王象蓋方曉知有燒銀之事，咳了兩聲，說道：「這鑄私錢比那燒銀事大。燒銀子不過拐了銀子。這鑄私錢，是犯法的事。官府曉知，就要坐監坐牢，還要充軍割頭哩。所以我一定打他。」

況奶奶只守著大相公一個兒子，上關祖宗，下關兒孫。即是家業不勝從前，還可改悔，另為整頓。若是犯了私鑄。官府定了罪名，就萬不能改悔了。」

正說間，紹聞已到，說道：「王中，你太莽撞，萬一打下人命，可該怎的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我本意就是要打死他，我與他抵命。大相公就不必怕他再來引誘了。」冰梅此時進了堂樓，向王氏道：「王中總是一個向主子熱心腸。若是別個，出了咱家門，就不肯再管閒事。看他為咱的事，破上償命，豈不是一個難得的麼？」王氏也心下少動，向王象蓋道：「大相公樓下生了一個小學生兒，到後日請客吃麵，叫你家趙大兒來攬攬忙。」

把小女也引來我瞧瞧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我也該來伺候客。」紹聞道：「南關菜園鄰居少，你要也來了，怕人家扭開鎖。我也怕你性子不好，得罪客。只叫他母女兩個來罷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我先一日送些菜來，送他母女兩個，我就在家看門。」王氏道：「這就極好。」

因留王象蓋吃飯，這冰梅又誇了王象蓋幾句好處，想撥動王氏心回意轉。

閱此一回，看官休疑王中這樣鹵莽猛撞，好生無禮。正是邪道曲徑，義有不公。有詩為證。

國家第一要忠臣，義憤填胸不顧身；

試看唐朝擎笏手，廷殿朱泚是何人。